

第一章

「人生即拚搏」
感言



二〇一七年在自己
家中

兩年前，我發表了散文詩《三讀滄海》（《泉州晚報》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），其中有一句話：「到地球來一回如同到地獄來一回。」這並非聳聽的危言。《紅樓夢》中林黛玉的《葬花辭》就說：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風刀霜劍嚴相逼。」我的話並不是抹黑地球，而是想說，人生確有許多苦難，唯有拚搏，方能走出「地獄」。

我的人生，坎坷曲折，但其行為，可用「拚搏」二字加以概括。讀書是拚搏，寫作是拚搏，逃亡是拚搏；在中國是拚搏，在美國也是拚搏。此時已七十五歲的我，還在撰寫《五史自傳》，也是拚搏。行為之外，還有思想的飛揚，心靈的馳騁，這些飛揚與馳騁，又何嘗不是拚搏？

說到地球一回如同到地獄一回，還有一個原因，就是我的人生基本上處於逆境中。我的歷史，正是在逆境中拚搏的歷史。逆境，不是一帆風順，一路凱歌。逆境充滿風浪與黑暗，逆境中有一層又一層的艱難與險阻，一波接一波的折磨與打擊，這一切都酷似地獄。晚年的我喜歡佛教，大約是因為它道破了「苦



海無邊」的人生真諦。但我不願意成為教徒或居士，因為我認定，即使在苦海中也要拚搏。得救之路不是「回頭是岸」，而是游向前方。

七歲時，我父親去世。於是，人生便出現第一個巨大的逆境，即喪父的逆境。喪父讓我低人一頭。為了抬起頭來，我從兒童時代就展開了一番拚搏，直到少年時代乃至青年時代。這是上學讀書時代的拚搏。進入青年時代之後，喪父的陰影淡化了，卻又迎來了第二個巨大的逆境，這就是「喪書」的逆境。喪書即喪魂失魄，對我這樣一個讀書人來說，沒有書可讀，只許閱讀《毛澤東選集》，這之外的書籍，不許閱讀。這種禁錮和它導致的蒼白，如同晴空霹靂，對我的打擊之大，至今難以說清。文化大革命的風暴降臨之後，我尊敬的老師、學者、作家，瞬間變成「牛鬼蛇神」，人間變成「牛棚」。一切我所尊敬和崇拜的偶像，不僅變成零，而且變成負數。換言之，不是「人」，不是「零」，而是所謂「害人蟲」、「牛鬼蛇神」、「魑魅魍魎」，一切都變成「人」之下的魔怪。那個時代，我第一次產生「地球即地獄」的直感。

經過八十年代的「弄潮」之後，沒想到，我又經歷了一次大逃亡，被迫離開祖國，從而造成「喪國」的第三個逆境。此次逆境比前兩次逆境還可怕。但我最終還是穿越了這一逆境。完成這次穿越，不靠別的，靠的還是拚搏。出國之初，高行健兄告訴我：「在國內時我們就很努力，但在國外，則必須雙倍努力。」也就是說，在海外，需要加倍地努力拚搏。只要能拚搏，就能戰勝任何命運的打擊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？我明白了，是拚搏煉成的。

穿越三個逆境，雖不是我人生的全部，但它們是我人生的主要內容。今天，回望這些逆境，如同回望地獄。冷靜地回望過去，覺得地獄也沒有什麼可怕。到地球來一回也沒有什麼遺憾，倒是得到一種可告知後人的人生經驗：唯有在逆境中，人的靈魂才能生長。地獄雖然黑暗，但它是心靈的搖籃；順境固然舒適，但它無法產生強者。俄國的東正教告訴我們，苦難是通向天堂的階梯。我不完全認同這種教義，但承認唯有熱烈擁抱苦難方能得救。此一理念使他們的教徒以苦為樂，以忍從為成功之途。我雖不能接受，但我相信，拚搏比



忍從更實在，征服苦難比擁抱苦難更壯麗。我還是守持我的拚搏哲學，相信美好的一切，都是拚搏所造就。

然而，拚搏並非鬥爭，拚搏哲學也並非「你死我活」的鬥爭哲學。有朋友說，你喜歡魯迅，是不是也屬「精神界戰士」的角色？我回答說，我不算「精神界之戰士」，但可以說是「精神界之志士」。我的主要生活領域在精神界，也相信一切奇蹟都產生於精神之中。但我天生喜歡建構，不喜歡解構，換句話說，喜歡建設性的文化性格，不喜歡破壞性的文化性格。戰士總是「破字當頭」，志士則總是「以立為先」。燈火一點亮，黑暗自然就消失。點燃、建構、尋找真理，也是拚搏。我的家鄉閩南流行一首歌曲，叫作《愛拚才會贏》。這句歌詞後來變成了我家鄉父老兄弟的人生哲學。然而，我和鄉親們都知道，愛拚才會贏不等於「愛鬥才會贏」，從根本上說，是愛建設、愛創造才會贏。拚搏，雖然也包含某種「鬥爭」，但歸根結底，立足於建設與創造的拚搏，才是人間正道。

第二章

喪父的逆境與 責任的醒覺



父親劉博淵（一九
二年至一九四八
年十月），母親葉錦
芳（一九二〇年至二
〇〇七年四月）

